

9

V
J550.8
L61

冲虚至德真經卷之二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適進

黃帝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
鼻口焦然肌色肝黥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
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黥
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
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生理貴於肆任有心於養一已則必蹈其患矣百
姓謂我自然有心於治萬物亦必蹈其患矣是故

娛耳目供鼻口而有欣欣之喜是不恬也竭聰明進智力而有戚戚之憂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德也雖養身治物之不同憂喜之有異其於殘生傷性均也殘生故焦然肌色奸黷傷性故昏然五情爽惑夫合十有五年而一世成矣憂喜居半外以瘁形內以傷性亦何生之樂哉此黃帝所以嘆其過之深而思求至道也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放萬機則不與接構舍宮寢則周行而不殆去直侍則獨立而不改徹鍾垂減廚膳則無耳目鼻口之娛閒居大庭之館則優遊而寓乎廣居齋心服形則聰明智力不用三月不親政事則寂然不動

歷時變而不遷晝寢而夢則形不與物接而照然與神會也華胥氏之國神之所寓也疆爲之名而無有實非體性抱神者不能遊也故黃帝夢之所遊者如此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

西北爲天地之奧內照之元門故託以華胥氏之國所在雖疆爲之名而寓之於方實非方之所能制數之所能拘故曰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神遊而已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

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
疥癢乘空而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碍其視雷霆
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語之有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其國無師長其民
無嗜慾以此而已且國無師長不以無欲治之民
而然也自然而已民無嗜慾亦不以有善治之君
而然也自然而已道至於自然則世俗之所謂欲
惡親疎逆順愛畏都忘之矣又奚有天殤之患愛
憎之情利害之擇哉即是可以入水火忘痛癢乘
空如實處實若虛視聽洞徹其心不滑其行不躓
也真空不空乘空有似乎真而非真也故言若履
實真虛非虛寢虛有似乎虛而非真虛也故言若
處牀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古之真人其
寢不夢其覺無憂黃帝占之辯覺夢者然則華胥
之遊彼直真夢者矣其寢之夢非以循斯須故然耶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
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
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
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
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天老者體天道之無爲力牧者爲人治之工宰太
山稽者於地類爲莫大得道者能命三才而役造
化是以黃帝怡然自得則召三者而告之也夫道
有情有信而至道不可以情求者蓋道不廢情而
有情不可以求道也所謂至道者道之不離於真
者也安有術之可思以思而求其術是以情求至
道也終不足以得道矣故必疲而睡所夢若此而
後既寤則怡然自得也蓋疲而睡則肢體墮而智

力不用而夢則真與神接也唯有得於至道則天下可不治而治矣故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二十有八四七之數也七七天癸之數至此得其中而極其盛雖黃帝之治不離於有爲故其治不能逃乎數且七七陰數也黃帝方歛華而復本故特舉陰數之盛者言之且道不至於真人未有寢而不夢者曷亦不至乎華胥既寢則怡然自得歟蓋畫之所好則夜之所夢有若黃帝之齋心服形則想夢自消矣使黃帝也而有夢則必至乎華胥而已矣苟不能齋心服形則役於思慮制於陰陽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且顛倒於夢想而得失憂喜初无有定不知去華胥氏之國幾千萬里矣且畫想夜夢理之常也此必託之晝寢而夢者晝日之中也膠擾而接於事之時也神遊於形接之時是神无須更離形也嘗試論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不得已而有爲雖有爲也而付於物物之自爲宜無有爲之累矣然既以有爲則帝王之功成而大

道隱矣列子將明聖人之應帝王始終不離於至道故取黃帝之始以爲言焉語道至於黃帝則往矣連其即位而應世則擾擾之緒起矣或治或亂一喜一憂其爲必不免矣雖然黃帝以夫大宗師者出而應物常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是以託之華胥之夢以祛其應世之跡逮其齋心服形歛應世之跡而復於至道幾若華胥氏之治則所謂黃帝者世莫得而見之矣天下之人徒亦守其陳跡以思無斃爾故此篇終言季咸之相壺子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季咸莫得而相自失而走爾其說蓋明此也帝王之道至此而極矣故莊子應帝王亦以此終其篇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

欽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宇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姑且也射厭也姑射山者厭射世累不得已而姑且應之者所居也水幾於道海河水之所歸也姑射山在其洲中以言居道之中也非神人孰能與於此不食五谷吸風飲露則未於道之淡乎無味心如淵泉則靜專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應物而不倡不俟不愛芻狗萬物也不畏不怒純氣是守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所謂人人不損一毫也不聚不歛而已無愆所謂人人不利天下也由舍陽常調而至於是尤靈響

老君所謂安平泰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

商金聲也老商則反性復命而无爲者也伯高子則年彌高而德彌邵者也故子列子師友若人也列子嘗師壺丘子友伯昏瞿人矣蓋道無乎不在則亦何常師之有

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来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

莊子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十
反而十不告非不欲告之也不知其可告也與
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知問不爲謂三問而
三不答煩矣爲章戴者方且以文之成尊而冠諸
首安足以語老商无爲之道哉是以既從列子則
以懟憾而辭既退數月復以脫然而來去來不常
懟憾再三其鄙而不達於道終不近矣故不得已
而告之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
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
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
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
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

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
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
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疑形釋
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
葉榦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
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无所不受
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
忤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是非在理利害在事昔之所是今而非之則是非
初无定體我以爲利人或病之則利害初无常是

所以有是非利害者人之生也因欲有身因身有
愛以欲發愛七情交錯眼逐於色耳循於聲鼻流
於香舌嗜於味一體之內各不相知雖均於耳目
之見聞也左右異位則明闇或殊況能無不同乎
由是知是非利害咸出於耳目鼻口之知覺耳而
知覺之生依於圓明之性性與物對物合於我因
以成體體雖不一性終无二夫一性裂爲七情初
不屬彼則反決裂於圓明亦奚假於物哉苟能即
聲色臭味之中一有所悟而休復於真則七竅俱
潛耳目鼻口融通爲一迴視天下萬物紛紛擾擾
如雨雪之見曉无不殫釋而同於真精矣而況於
吾之一身乎此則子列子履虛乘風之道也列子
於此道生知而自得矣奚假於學哉將以垂訓故
必寓於學者歷階以進之序而託之於躬行也心
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能去智與故矣此
由一年之野進於三年而通之時也夫不敢非无
其意也未至乎目擊而道有也故始得老商一眄
而已至於五年而來則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

其念其言出於自然而无矜吝之心則其道莫逆於
心故爲之解頰而笑能无擇於心之念口之言矣
不至乎七年之天成則未能縱而不守是謂可與
權也安能與壺子齊驅而並駕哉故必從心之念
從口之言更無是非利害始一引之並席而坐然
而從則縱之而已雖曰更無是非利害是能无有
矣未能无无也故必進於九年之大妙而後橫心
之念橫口之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也亦不知
我之是非利害也无不同矣道至於此則不貴其
資不愛其師故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
友而內外進矣夫然後七竅休復於一真百骸圓
洞於太虛其寓於天地之間猶木葉榦殼之隨風
東西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謂我之乘風則木
葉之飄亦有心於乘風乎謂風之乘我則風之吹
噓曷嘗有待於我哉然則御風而行冷然善也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爾且既曰骨肉都融矣猶擬之
以木葉榦殼者盖有生之氣有形之狀可使之虛
而不可使之无雖有形體而无形體之累可謂虛

矣雖猶木葉幹殼之輕而未離於有物也此莊子所以謂其猶有所待也是乃道之所以爲大妙也如亦無而已矣又何貴於道哉若尹生者內藏懟憾以忿瀉之氣自戾於太和其生也爲天地之疣贅爾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再三則積此妄情以終其身有沉溺而已雖以坤之厚載亦不能勝其一節之淪墜矣噫有生均命我造化情想一殊而升沉之異乃至於此故列子於此特致意焉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至人不離於真者也真在於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至人之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也關尹以謂至於此爲純氣之守者蓋然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爲真也彼智巧

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盛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准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爲水火與之爲一體矣此所以无入而不自得也老君曰舍德之厚比於赤子即此所謂純氣之守也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姬魚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貌像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自无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至乎先其老君所謂有物混成者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

有形皆屬乎造化唯造乎不形則止乎无所化矣
是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泯絕是
非雖獨正不足以命矣
是至人之所以爲真也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
所終始

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
也老君以迎隨不見其首尾者爲道之紀即此所
謂无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以消息滿
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也內能處而
藏外能遊乎物此
備道全盡者也

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壹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含其德則不散若
哭則能上與造物者遊是所謂通乎物之所造也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由物焉得爲正焉出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斯能
通乎物之所造矣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
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无卻也其神无卻則
純氣之守也固矣故物莫得而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
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遇物也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知能傷
也

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
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

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迂物也然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必守舍其神則物莫知能矣醉者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此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祇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然而得全於酒徒以沉湎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真知之无知則雖水火猶不能焦溺而況於墜車耶此全於天者所以物莫之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爲長生久視之道之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

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言其張之盡鏑也措杯水其肘上言其手之停審也適矢復沓言其中之巧也方矢復寓言其射之敏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其用志不分而猶象人也然而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射之射所要在彼不射之射所守者在我射之射方可方不可不射之射无可无不可方其猶象人以外无所懼也所以伏地而汗流者以心有所矜也夫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

者未必皆蹈其患也唯其貪生外殉矜吝无所不至卒之物不能爲我害而吾心自爲之害以至於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純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无往而不適象人爾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子列子嘗御風而行矣其進是道也何有其云爾者將俾學者不以訛聞爲天下之美盡在於已而務其全也孔子不居其聖亦若是矣所謂伯昏無人者居物之長反明爲昏以无爲人者也是所以能登高臨深而不懼子列子之所受教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

爲戲樂國始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入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

禾生子伯皆范氏之上客則其知范氏之名勢也審矣相與言子華之名勢於中夜則非有誇誕於人也商丘開潛於牖北聽之則知其言之無心而妄矣故以其黨之言皆實唯恐誠之之不至行及也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

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睚之既而狎侮欺詒攬揆揆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

子華之門徒以狎侮欺詒衆技爲戲笑者求已勝而人辱也爲商丘開者亦以爲誕辱而懟憾之則子華之志騁而商丘開誠可辱矣今也一遇之以誠而常無愠容技雖衆俄而單矣戲笑雖樂俄而憊矣終不足以爲商丘開之辱矣迴視昔之狎侮戲笑不亦徒勞而自辱乎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胔骨無礙

猜慮不存誠信內守則其體虛矣故其輕揚擬於飛鳥投於高臺而胔骨无礙亦猶醉者之墜車其犯言與人異矣

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恠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信其言而泳水不能溺此忠信錯其軀於波流爾詒以爲彼中有寶珠泳而出果得珠焉此何理哉誠信能感物之證也且寶珠之爲物體元用妙每下愈况無乎不在求以明智索以喫詬其失愈遠唯商丘開之誠同於象罔則其得之亦何異哉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

得多少賞若商立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
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
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
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立開曰吾亡
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
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
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
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
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

物亡近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情
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
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冰而得寶珠亦已異矣范氏之黨昉同疑之至於
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而後以其爲有道而
謂之爲神人蓋投於高而無礙或能因其勢而偶
然冰而出學涸者能之若火之烈烈則物無美惡
柔剛一投於煙焰皆煨燼矣自非體合於神而同
於無則塊然之形薪火奚可近哉商立開以謂吾
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唯其忘情而無知則
心一而不一是所以爲道而物莫之能近也若夫
藏猜慮矜觀聽則怛然內熱已焚其和於中又焉
能入火不熱哉惕然震悸已溺其性於內又焉能
入水不濡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以子華之名勢而弗輕於乞兒馬醫者蓋審夫名勢之非道以君子之盛德其容貌若愚故能忘其勢雖賤弗敢辱也是亦至信之所感化也嘗謂商丘開方其誠物而無二心雖至人純氣之守無以復加矣至於藏猜慮矜觀聽則猶爲蔽蒙之民由是知至道所在不俟他求其於有得亦無漸次狂聖相去特在克念罔念一息之間爾可不慎哉

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當而以爲信未孚之小信爾信矣而不期辟金之至信也至信之人內不疑於已外不疑於物至虛而無所於忤至粹而無所於雜故能參天地之廣大贊天地之化育蠻貊之邦可行豚魚之微可及此所謂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也若夫尾生之溺鮑焦之燔豈信之罪也哉是塞以爲有信非至信爾

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誠在於我則物雖僞而皆真惑存於內則境雖順而猶逆處已者唯務於自誠而聖人之善教必期於彼我皆誠而後已若湯問所謂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於五山之間者其彼我皆誠者歟謂小子識之則道之在人無間於少壯小子之所宜勉也奚俟而晚聞大道哉所謂子華者以榮而不實爲名固宜以名勢驕人也商則聲之欸丘則地之中高開則物之啓出謂之商丘開是以始

則能入水火終則以
謂水火豈復可近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鵞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
園庭之內雖虎狼鵞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
擎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
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鵞曰鵞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
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
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
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
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

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
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
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
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
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
也

含生之類皆有血氣之性自人以觀血者心之所
藏氣者肺之所府氣運而血如之一晝一夜凡萬
有三千五百息血氣周流寤行於身寐行於藏間
不容髮或過或不及微則疾而甚則死矣血氣之
可順而不可逆如此由有血氣之性斯有逆順之
境而起喜怒之情怨恩生殺無所不至矣然而人

之爲人雖不能逆其氣而能帥其氣雖不能違其性而能節其性此人之所以爲有道雖有喜怒之情其發也罔或不中節矣至於飛潛之倫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知有生之是利唯血氣之是使是以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欲其柔馴於人雜居而不相搏豈不亦難乎然而虎狼鵠鵲禽獸之至彊者也況已與人均其血氣則其心智與人不同殊遠矣苟能達其情欲時其飢飽媚其順而無犯其所逆夫有不可以柔馴者且達其喜怒而媚之是養之之術爾要其所以能使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相居而不相搏噬者則本於其心无逆順爾何則達其喜怒不能使之忘喜怒也喜怒之復猶陰陽之往來逆而犯之固所不可順而喜之亦非其中雖暫能順之而喜終必或犯而激其怒也唯喜怒不形而於物無逆順則物亦无逆順於我矣故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夫鳥獸之所以驚駭散亂逃竄隱伏唯高林廣澤深山幽谷之是趨若以避患害而從其類也今而視吾猶其儕則其將

吾之園寢吾之庭與人同處與人並行亦已樂矣又何暇趨山林之幽深慕川谷之險阻耶噫无逆順在我其不言不爲之妙乃默得於禽獸之彊食靡角者化而柔馴可謂妙矣周之宣王知惜梁鴛之術而傳之至於爲治則方且料民而不知用其術焉弗思甚矣如亦以斯道而收斯民其於在宥天下而致恬愉之俗亦易易矣所謂梁鴛者鴛匹鳥其性馴耦梁鴛則進而在梁得其所者所謂毛丘園者丘園蓋羽毛之族利養之地而所樂居也此梁鴛所以能養野禽獸宣王所以令毛丘園傳其術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

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歟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水負舟者也學操舟者宜知所本矣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爲津人雖津人之妙止能傳其術而不能使之盡其巧也有冒於水湧於泗者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俾矣蓋不習於水則顧視水之津涯方且惕然震悸惟沈溺之是虞尚何舟之能操耶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雖舟亦忘之矣是以无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淺

難也御世者猶操舟以濟斯民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沒於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有暇矣顏子用捨行藏同於聖人故孔子與之玩其文而道其實

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昏巧一也而

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昏而巧喪矣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局亦定其内外之分等黃金爲瓦甃則无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捨我矣然此終不可以彊而爲之也唯有道者其爲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爲大拙者乎故大巧若拙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

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
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
於棠行棠行當作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
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
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
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
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
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
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也命也曰吾生於陵而

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
而然命也

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
陵爾呂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鼃鼃魚鼃之所不能
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
安於水雖安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也則亦不若是之妙
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猶莊子所謂得之
以游大川者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
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

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櫟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
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
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
衣徒也亦何之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學承蜩於累丸者丸之爲物可轉而反莫適爲反
能累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定執臂之審用志之
不分可知矣以是而承蜩此所以猶掇之也夫以
蜩翼輕迅而取之猶掇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
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櫟株駒執臂若槁
木之枝則內能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外
能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用以承蜩故孔子謂
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
凝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病僂丈人則支離其
形而無修於外者豈孔子方且衣逢腋之衣而飾
儒行於魯是以丈人者俾孔子修其所用於世者
而去之而後載斯言於其上也蜩之爲物捨卑穢
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而無求得形禪之道者是
所以託之承蜩也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
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
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
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經曰既有妄心即驚其神心之與神表裏之符也
我驚其神則物亦驚我矣海上之人從漚鳥游以
其心无逆順也既懷取之心則驚其神矣此漚
鳥所以舞而不下也且於物無迁則物皆然矣

奚止漚鳥而已唯其好在於漚鳥故漚鳥從之爾
夫漚之於人爲異類也而人心之不言不爲者乃
爲其所密察則吾之修身治物亦何假於言而後
信爲而後知哉齊智之所知誠淺矣列子於五漿
先饋所以驚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苻燔林扇赫百里有
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
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恠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
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
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
所出者石也而嚮之者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我之所以爲物累物之所以能爲我累者以形隔
而不能大同也物之與我非本不同其不同者生
於知見故知其爲石則其堅不可入矣知其爲火
則其烈不可近矣雖然火之燔也石之堅也亦非
泊然無知者所能亡也唯其知與無知湛然不留
秋毫於胸中則骨肉都融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已
故物莫之能破爾今則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
下至於問其處石入火之道則不知也非特不知
其道也雖石火亦亡之是真不知者矣則石也火
也孰得而破之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
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
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
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

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可否相濟謂之和滯於有不可以爲和匿於無亦不可謂之和蓋無則無爲而非理有則有破而非道唯不廢有無之用而有無俱遣然後能大同於物所謂大同者以不同同之也同以不同則不毀石之堅不廢火之烈而不能傷闕於我矣是道也子夏聞之於夫子者雖子夏之未能剗心去智亦有暇於語此矣而況於夫子乎夫子之不爲此者非不能也不爲爾夫不能者固不爲矣能而不能不爲是爲能之所使必不能爲此矣唯能之而能不爲或爲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斯无不能爲矣竊嘗論之趙人之處石入火以其不知也然則草木之無知也曷亦不能不焦溺於水火不窒闕於金石也蓋麗於五行者木橈水弱金堅火燠土均而布相生相成相剋相制烏能逃其化人爲萬物之靈冲和之氣所鍾也能天能地能陰能陽其所謂不知者非若物之無知也含和守氣融會萬物不

覺其有異爾則其游金石蹈水火烏乎往而不可哉求之於物固有雲飛之翰潛淵之鱗蟲藏於木鼠遊於火皆陰陽之所爲也彼其得陰陽之一偏者猶若是則聖人大同於陰陽造化在我其无入而不自得又奚待爲之而後信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古者民之精爽不貳而神降之者在男曰巫謂之神巫則妙於其道矣命曰季咸則少而有惑者也妙於其道則我之於人也能洞鑑少而有惑則人之於我也无匿情凡域於形體者莫不惑於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之數而季咸能先事以期之是乃昧者之所謂至至者也

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文者事之彰實者道之真有文而無實猶有雌而無雄也安能居物之先而化育萬物哉列子以道與世抗故其爲可必而其信可期是盡壺子之文而未盡其實者則於何逃形哉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諱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子曰

向吾示之以地文罪

莊子作萌

乎不詆不止是殆見吾杜

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

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

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

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旦復相之列子

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是殆見吾

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上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

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之潘為淵
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
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
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
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
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示之者在我見之者在彼有所示則必有所見矣
示以地文偏於陰也不震以動不止而寂則見其
德幾杜而不發故以為弗活示以天壤多於陽也
名實雖不入而猶有我氣幾雖外發而其息則深

則見其德出而為善故以為有生所謂杜權者始
見其地文莫知其為杜德幾也及見其天壤然後
以其杜德幾為權時之宜爾至於示之以太沖莫
朕則至和發越莫測其涯氣幾常均充塞天地外
應萬變而終不能撓其淵靜之居水之九淵類是
矣故季咸於此莫得而見焉所謂九淵者水性無
人雖口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或旋或止
或流或濫或下溜而為汰或旁出而為洑或雍而
復入或汧而流行或出同而歸異雖波流九變常
淵然自若道至於此則入於不死不生矣季咸所
知者有生之後爾尚安得而相之哉然而太沖莫
朕猶寓於氣而示以幾也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則雖人而能天雖泛應萬物而常深根寧極此
季咸之所以自失而走列子追之弗及也夫偽之
於真猶雨雪之見睨而消也故曰已滅矣已失矣
且未始出吾宗則不離於宗而猶有所示者蓋至
道雖妙未始不示譬如日光無所不照盲者不見
咎豈在日所謂壺丘子者以空虛為體而居於中

高之地居於中高則疑若可接矣以虛為體則未嘗與世抗此其所以莫得而相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稀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怛然而封戎戎宜作我壹以是終

三年不出絕物也為其妻爨食稀如食人忘我也於事无親則去智與故也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則復命反常而一真獨露也怛然而封戎則萬變雜然而其卻常全也一以是終則亘萬世而不易也列子進此道矣將示人以復本故云爾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恃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志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人之性猶水也凝之而為冰釋之而為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不窮至人之心渙若水將釋而復歸其明曾何光耀之外鎮哉若夫內矜實智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便碎成光人皆得以密察之有若漿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矣整亂也謂所患衆至也齊中央之國任事效功之所在也故子列子之齊中道驚五漿之饋而反也雖然驚於此者與所謂寵辱若驚者異矣

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沙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以五槃先饋為驚是善於內觀者也處已謂不遺形也此戶外之屨所以滿也

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北面而立辯於物也敦杖蹙之乎頤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辯也列子提履徒跣而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敏於求道而忘其足也且徒跣而走則既已異于處已矣莊子德充符數稱無趾兀者意幾是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能不失其德而未至乎上德之不德知可道之有跡而未造乎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之無保為患者與夫使人保汝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之謂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也其所以人得而保之者是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感物也勞汝神搖汝精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俱淪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為至言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君
老君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楊子不答至舍進涓漱中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第
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
其過

孔子曰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
進涓漱中櫛脫履膝行凡以欲得其真而已

老君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蓋離為
目而獨二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

意已傳知人者每得於眉睫之間故楊朱之睢睢
盱盱其視不正則老君以為不可教也故黃帝書
曰機在三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況是謂若辱冲而不
盈故盛德若不足若此者其視顛顛與人相遇口
若不相見者奚
有於睢盱哉

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
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
之爭席矣

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
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

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處若是之異者乃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之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於往反之間爾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貴其美而賤其惡者情之私惡者貴而美者賤道之公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真理所惡於逆旅之妾者非謂其美也以恃其美故賤之所貴於逆旅之人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

美故取之如得逆旅之妾亦不恃其美而無自愛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君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爾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

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
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
徒

柔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無一不勝
以此勝一身以此任天下有安而無危有福而無
禍雖未嘗先人而人莫之能先是乃善攝生者與
天地同久之道也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
計義協於此故老君弼子其書每致意焉其稱上
古之言則以此道自古以固存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
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
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

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
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
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
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
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
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
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所謂有非人之狀者其形貌之近似若螭目豺聲
虎頭燕頤載之近史為可考者斯言脗合乎造化
之妙特人惑於淺智不悟童智之奧爾列子務明
至道故橫口而言唯誠理之是取而不顧衆意之

所驚也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驅虎為前驅鵬鵠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

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則以力使禽獸不誣之理也

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

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皇步帝驟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以言世每降而道每隘也在太古之時則禽獸與人同處與人並行而不疑世降而每隘乃始驚駭散亂逃竄隱伏矣夫異類而與人同處並行雖曰太古之時則然亦太古神聖之人有以會聚而訓受之也且古今之時則異矣而神聖何殊於古今後之神聖之人亦有矣不聞聚禽獸蟲蛾而訓受之者何哉蓋世已降矣異類既已驚駭散亂隱伏而不可復聚矣雖有神聖之君亦能使鳥獸魚鼈咸若而已故必達乎聖人之時而後可以語聖人之道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意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鬻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

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喜怒之用皆不中也不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狙公賦芋名實不虧將欲限其食使之伏而喜必且誑之而使之起而怒故終得其喜也如亦遽而與之以朝四而暮三非特不得其喜必亦起而怒矣且衆狙之喜怒非有偽也三四之數無增損於七也計衆狙之心寧餓於朝而餒於暮也則朝暮之多寡喜怒安得不為用哉嘗謂自太易既判一變而為七天三地四之數一奇一耦方生方成萬物不能逃其數也不明其數則役於數不惑於數則能用其數非唯衆狙之喜怒為然也霸者驩娛之治所以羞稱於聖人之門者為其以能鄙相籠也非唯霸者之治為然也雖聖人之應帝王未

免於以天下為籠也特其用數有微妙故其治効
有淺深爾推而極之雖天地之造化一晝一夜一
覺一夢一寒一暑一死一生亦無以易大衍七七
虛一之數矣故謂衆狙之喜怒為惑則物物皆惑
也謂人之喜怒為是則衆狙之喜怒安得獨為非
乎人見衆狙之籠於狙公則笑之至於已嘗處於
籠而不知笑是亦惑矣故以人而笑衆狙亦猶孟
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且狙之為物善伐其
巧恃其便其心難於調御者也乃惑於三四反覆
之數而不悟而況於餘物乎是惑列子特取狙公
賦芋之意也雖然狙公以損其家之口而至於匱
故不得已而限狙之食爾由是知聖人以智籠羣
愚亦以世降而不足
於道故不得已歟

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可鬪已乎曰
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

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
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
無敢應者反走爾

鷄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鷄為善鬪之畜虛
驕則有傲物之態恃氣則有凌物之志雖未嘗見
鷄而求敵無所不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矣豈能
必勝哉故問其可鬪則曰未也猶應影響則能不
恃其氣顧影之所嚮則應之爾猶疾視而盛氣則
弗逐於影之妄見嚮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則致
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
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鬪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
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及其幾矣之後鷄雖鳴
而無變望之似木鷄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
其形他鷄雖竦立而鳴而我聞其聲矣與槁木
何以異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

之鷄皆莫之能敵但反走而悅服矣若太上之降
胡俗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為絳宮於禽為朱雀聖
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饑翱翔八表
惟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爭則不足以
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
者勇有力也不悅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
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
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
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
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

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
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
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
惠盎對曰孔墨是以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
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顧安利之今
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
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
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宋康王說於勇力方惠盜之見也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惡其以仁義之說投於我也其意疑若不可迂矣而惠盜因以勇力投其好屢進其說而終歸於孔墨宋王將以其言為然則既拂其所好矣將以其言為不然則未見其背於理也是以惠盜既出則謂左右言其辯爾嘗試論之在可言之域初無定是非也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爾有若儀秦習縱橫之言而遊於戰國俾六國之君皆知其為辯終不能屈其說信其言而用之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則辯者之是非果如何耶雖列子之書亦未免於辯也其言此者亦遣其著書陳言之一端爾

黃帝解

莊子以帝王之功為聖人之餘事謂之為餘事者不曰帝王之功為不足為也亦云聖人之道博大宏深帝王之功皆其糠粃土苴之所為爾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功也天下之所以仰望於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治也故莊子亦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夫天之神地

之富必形於天瑞之生化則聖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應帝王者安可以已哉此黃帝之篇所由而作也昔者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道出而為德矣皇降而為帝矣而黃帝為帝之始雖有應世之務未至乎堯之放勳也雖堯濟世之德未至乎舜之明德也然而既已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吉凶之變生矣故其始也喜天下之戴已繼乃憂天下之不治五情感於內肌色瘁於外自非齋戒以神明其德安能當天下之至變為天下之至難而不蹈於凶咎悔吝之域哉唯黃帝能齋心服形而不離於至道是以雖遊於榮辱利害之塗而辱與害之所不能及天下之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也有若姑射神人之所為即黃帝之治効也有若列子之御風而行即黃帝之至道也至人之守純氣聖人之藏於天商丘開之與物無迂梁騫之心無逆順凡皆其鼓舞萬物之所本也津人之操舟吕梁之蹈水痾癘之承蜩趙人之處石入火凡皆其感通天下之功也以此感通天

下則天下孰足以累之以此鼓舞萬物則萬物孰足以撓之黃帝之所以為帝其道如此故列子之論道數稱黃帝書以為宗終於應帝王者亦此意也且列子既著黃帝之篇至於稱楊朱之言則以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渾賢愚而歸於消滅其言堯舜亦謂其與桀跖同腐蓋自道觀之則黃帝之治初不離道由帝王之功以觀則大道之體已隱矣其功名之跡幾何而不與時俱運而同歸於盡耶其稱楊朱之言豈非去黃帝之功名而存其大道歟

冲虚至德真經解卷之二終